

## 附錄一

### 徐復觀著作所見的日本人名及其評論表

人 名	評 論	出 處
武內義雄	我老實告訴他（神田喜一郎），對於有些負大名的老先生的著作，並不很以為然。武內義雄這位先生的東西，倒還平實。他聽了我的話，寫「卓見」兩個字給我看；告訴我一點武內先生的情形。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56。
神田喜一郎 京大國立博物館館長	他隨即拿出尚未完全告成的一部近著給我看，我先看了他前面的序，原來全是用駢散兼行的漢文寫出來的，文章寫得非常典雅，使我大吃一驚。〔……〕接著知道他還著有《東洋學說林》、《典籍學筭記》等書，這都非博雅不能辦，最近又出了一部《敦煌五十年》。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56-57。
重澤俊郎 京大中國哲學室主任教授	重澤先生是不長於應酬的人，〔……〕我隨便提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若干關鍵，他非常同意。他不贊成目前走抄直趕近的治學風氣；認為治中國思想史的人，依然應對經學下一番功夫，並應認真看注疏。我也非常同意。他說：「不去掉經學，這是京大的傳統」；我覺得這是最好的傳統。〔……〕經過幾次交往後，我了解重澤先生外表雖冷淡，但內心對朋友、對學問，實在很熱情的。因此，我想把旁人家給他的「冷酷」兩字，改為「清嚴」兩字。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57-58。

吉川幸次郎 京大中國文學 研究室教授	他對中國文學方面的著作很多，漢文、漢詩，也有很高的成就。加以他具有為一般文人所容易缺少的氣概與活力，所以在學問方面，有向社會開拓的力量。京都能維持儒雅風流於不墜，大概和他有很大的關係。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59。
貝塚茂樹 前京大人文科 學研究所長	（吉川幸次郎）隨即帶我參觀有關中國的圖書，〔……〕同時又介紹前人文科學研究所長貝塚茂樹，他是考古學專家，實際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位學者；有人因為他曾到過大陸，無形中便對他有點界限，這實在是可以在不必然的。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0。
狩野直喜 吉川幸次郎 之師	（吉川）自己是狩野先生最小的學生。送了我兩部《君山文》（狩野先生的字），內有一篇〈左氏辨〉，實在非常精到。我以前看過他老先生的中國哲學思想史，不很滿意；原來他老先生是不喜歡宋學的；但在漢學方面，實在功力很深。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0。
平岡武夫 京都大學人文 研究所教授	我因為很早看到平岡武夫先生所著的《經書的成立》、《經書的傳統》很感興趣，便想見其為人。〔……〕見面後，他說「不了解中國的文學，便不能了解中國的思想史；所以我們現在正整理白居易的《長慶集》。」他的話，我覺得也很有道理。並且知道在他指導之下，對唐代的文學乃至歷史，出了好幾部有價值的書。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2。
宮崎市定 京都大學教授	京都大學的宮崎市定教授，是關西東洋史方面的重鎮，不能不和他談談。一見面，便可看出他是一位純樸的學者；最近兩年，是用全力研究《元典章》，並把油印稿的《元典章索引稿》送了我兩本；他訴苦似地說，最好的版本在臺灣，我希望能照一本照片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2。

	來，但一直沒有答覆。順便請教他「京都大學，沒有研究中國史學的人嗎？」我的意思是研究「歷史」和「史學」，應有點區別。他說：「內藤先生的支那史學後，再沒有傳人了。」這倒令我感到一點寂寞。	
牧田諦亮	承他送了兩種近著，未及從容請教，這都是很抱歉的。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2。
木村英一	這次來東京初逛書店，即發現有厚厚一冊的《老子的新研究》，腦筋裡便有「木村英一」的印象。〔……〕黃君濟清陪我前往，瘦瘦地個子，真摯的表情，一看便知道是一位非常用功而又是肯用思想的（許多人用功，但並不用思想）學者。席地坐下後，即談老莊的問題。〔……〕假定說人與人之間，真可找出一片性情之地，推誠相與，那便是木村先生府上前後四小時的交往了。隨後我拜讀他的大著，了解他的研究工作很精很密，而眼光又非常犀利。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3。
木村英一	接木村英一教授來長信，始悉其年來病況乃中風而不能說話，經年餘調治，已大有進步。病中曾閱讀我之著作，頗加稱道，其用意之篤，尤為可感。	《無慚尺布裹頭歸--徐復觀最後日記》，頁84。
白川靜	立命館的白川靜教授，過去曾通過信、交換過著作；他是個很純樸的人，有點像鄉下老，對考古學方面有興趣。〔……〕隨後，教授送我們到校門口，校門口的學生們正呼嘯著作蛇狀示威運動。研究室裡，和研究室外的氣氛，可以說是天壤懸隔。從這種懸隔中可以看出做中國學問者的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4。

	沒落，也可以看出整個學者天堂正走向沒落。	
青木正兒	大概我對中國文學史有興趣，是從青木正兒先生的著作開始；那不過是偶然的機會。〔……〕青木先生今年七十五六歲，清癯的身體，顯得非常健康。見面後，他老先生拿出最近一本研究中國衣、食方面的書給我們看，又說他現在還能喝酒，尤其是想喝中國的老酒（紹興酒），我隨即和他約定一塊兒吃一次酒。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5。
三上諦聽 關西大學教授	四十多歲，研究國共關係，人非常和氣。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6。
高橋孝盛 關西大學教授	是一個典型的學究型的人物。除了中國文學外，還通蒙古語（或者是西夏語）。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6。
石濱太郎 關西大學教授	石濱先生長於中國的目錄學；又開闢了東亞半島民族語言的研究。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6。
藤澤東涯 關西大學	泊園書院的創始人（明治初年），先經商發了財後，再治學講學；凡四傳而到石濱太郎，這當然要算一段佳話。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6。
柴山全慶 臨濟宗南禪寺 總管	他對唐代的禪宗，非常傾倒；但很客氣的說：自己不懂中國文學。我告訴他：唐代的禪師，都受了唐代詩歌很大的影響；《碧巖錄》即其一例。可以說唐代的文學先影響了唐代的禪宗；以後，禪宗思想又反轉來影響了	〈京都的山川人物〉，《華僑日報》，1960年5月28日。收於《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67。

	後來的文學。[……] 中國和尚的蔬筍氣太多；而日本和尚蔬筍氣太少。他們強壯的身體、便捷的动作，簡直和他們的佛殿不相稱。柴山先生，還保有些蔬筍氣，這便是難得的。	
日本東京大學「制度委員會」	日本東大此次文科的改制，可以說是「通才教育」的擴大。不過，在通才教育的上面，假定沒有研究院的設置，其結果不過是騙人的洋式村塾而已。今日大學已面臨到非改制即無以適應學術發展與社會要求的關頭。但是這種改制，既需要知識的努力，更需要負責者為國家下一代設想的誠意。	〈今日大學教育問題〉，《華僑日報》，1962年8月4日。收於《徐復觀文錄》，頁95。
森戶辰男 日本中央審議會會長	在上面森戶氏的看法中，可以看出歷史與傳統在現實中的一部份的意義，這意義即在推動建設，加強科學化、現代化。[……] 我們是保有最偉大、最豐富的歷史與傳統的民族，但在世界各國的統治階層與知識分子階層中，卻是保持歷史與傳統最少的民族。	〈面對傳統問題的思考〉，《華僑日報》，1964年6月28日。收於《徐復觀雜文續集》，頁107。
永田洋子 連合赤軍副委員長	像這樣殘暴的女人，原來是共立藥科大學非常用功而認真的學生，並且是很純潔的學生。她何以會演變至此？因為她有了革命的主義，有了革命的思想。她相信她的主義、思想，是至高無上的；人的生命，不過是作為達到他們主義、思想的手段。	〈在日本暴力主義的背後〉，《華僑日報》，1972年3月19日。收於《徐復觀雜文--看世局》，頁64-65。
川端康成	川端在這種對外的應接繁忙，對寫作又要求緊迫的夾縫中，如何對社會有所交代以保持自己的令譽，不是他的纖細地感情所能負擔的了得。「盛名自古為身累」，這可能是使他決心一死的一個重要因素。老子說：「身與名孰親？」至此倒真感到值得提出此一反問了。	〈川端康成之死〉，《華僑日報》，1972年4月21日。收於《徐復觀雜文--看世局》，頁70。

三島由紀夫	三島們修改憲法的主張即使正當，但不通過明朗練達的言論以求實現，而遽訴之於暴力的手段，這可以動搖民主的根底；所以各個人不論如何優秀，動機不論如何純潔，這種行為還是不能允許而須判處四年徒刑的。通過這一判例的歷程，日本的司法，在精神上還是站在三島的這一邊。但顧慮的周詳，用心的精密，安排的技巧，實表現出很高的水準。	〈日本三島由紀夫案件的判決〉，《華僑日報》，1972年5月12日。收於《徐復觀雜文--看世局》，頁74-75。
田中角榮	日本田中角榮訪問北京時，於九月二十七日會見了毛澤東。田中回到日本後，透露出了一部份與毛見面時的情形；其中有一點是毛向田中「諄諄地說，中國古來之孔子學說，千萬不可信。惟田中並未對記者透露當時是否點頭贊同毛澤東之忠告。田中揭露此事時，面帶笑容。相信當日毛澤東提出此忠告時，田中亦係透露出此同樣笑容」。毛澤東對田中的忠告，我感到太丟中國的國格。	〈毛澤東太過分了〉，《華僑日報》，1972年10月9日。收入《徐復觀雜文--論中共》，頁58。
森恆夫 連合赤軍 領導人	森恆夫獨處於一間獄室之中，狂熱漸消，煽起狂熱的觀念退潮，代之而起的則是自己的良心。在自己良心照察之下，覺得自己是人，被他下令殘殺的也是人。由此而他不能不發生懺悔之念。所以日本檢察官發現他與其他同志一同出庭時，「他深刻露出了良心與觀念的矛盾」。觀念與良心的不同作用，這在文化上的啟發性也實在太大了。	〈觀念、良心--森恆夫的自殺〉，《華僑日報》，1973年1月20日。收於《徐復觀雜文--看世局》，頁79-80。
日本社會黨	日本社會黨真正的出路，不僅應把黨利害趨退到第二位，並且應當把白領階級腦筋中從書本上得來的一套的觀念完全放下，在日本的實況中看出日本的前途，在地上的（不是觀念的）日本前途中，建立黨的基礎，樹立黨	〈日本社會黨的前途〉，《華僑日報》，1973年2月18日。收於《徐復觀雜文--看世局》，頁84。

	的方向與作風。這比在觀念的椅子上，左右張皇，或者更有前途吧。	
大佛次郎 日本作家	但大佛徵文考選的第三基準（即作為歷史與現代文明的批評，有重大意義的作品），只說對歷史及現代文明的批評，沒有提到對現實的批評。大概因為日本文學家對政治社會的現實批評，早已不成問題，所以提出進一步的要求。同時我覺得沒有活在現代生活的歷史，對它的批評，不是文學家所應擔負的責任。他們在「現代文明」上面，加上「歷史」兩字，反而使意義有些含渾了。	〈日本文學一動態〉，《華僑日報》，1973年10月。收於《徐復觀雜文--看世局》，頁88。
桑原武夫	日本筑摩書店請吉川幸次郎及小川環樹兩位對中國文學極有研究的漢學家，主編一部《中國語文選》，共二十四卷。其中第四卷是《論語》，推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桑原武夫氏擔任。桑原氏以研究西洋文學成名，是受西方文化薰陶而很有成就的學人，不是漢學家，可以稱之為「現代知識分子」。他注釋的《論語》，頗獲一般好評，朝日新聞特有文推薦。〔……〕從某一個角度看，也可以批評桑原氏對孔子的體認有所不足。但他從具體生命、生活上去接近孔子，較之從形而上學，從思辯邏輯上去接近孔子，遠為正確而親切。由此而可以「升堂」。若從形而上入手，則自以為「入室」，但實際連「升堂」也感到困難了。我可以肯定的說，以卑俗和超越兩種態度，都不能了解《論語》，不能了解《論語》，便不能了解孔子。	〈日本一位現代知識分子對論語的反省〉，《華僑日報》，1974年8月27日。收入《徐復觀雜文--論中共》，頁303。
田中角榮 日本前首相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因「金脈」問題，終於受不了羞恥之心的壓迫，宣佈辭職。這等於在「政者正也」，「自天子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華僑日報》，1974年12月3日。收於《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聖人訓告之前屈膝。田中在宣佈辭職以前，特別在佛菩薩面前叩拜。其實，他應驅車到湯島的聖堂，向孔子神位伏地痛哭，說明自己是如何辜負了聖人的深恩厚澤。	復觀雜文--看世局》，頁79-80。
宮本顯治、不破哲三、野板參三等日本共產黨	日共已經把共產主義與一般社會主義劃分界線的暴力與專制兩大支柱放棄了，則他們應當立足於日本現實要求之上，從馬列主義中完全脫皮出來，而不必迂迴曲折地，掛上這塊招牌。但日共依然認為自己是馬列主義的黨，這可做兩種解釋：一是他還在脫皮的過程之中，另一是目前的改變，只是策略而不是本質的改變。	〈日共的和平革命路線〉，《華僑日報》，1976年2月25日。收於《徐復觀雜文--看世局》，頁79-80。
向板逸 社會黨顧問	向板逸憑什麼把社會黨與列寧主義說為不可分的關係？既與列寧有不可分的關係，當然不會放棄無產階級獨裁。〔……〕日本社會黨左派的大腦，實由教條主義的中毒，以致陷於麻痺狀態，只能作書本上的概念的直接反應了。	〈日本社會黨左派的「大腦麻痺症」〉，《華僑日報》，1976年6月1日。收於《徐復觀雜文--看世局》，頁100。
日本共產黨	只有日本共產黨，由三十九席跌至十七席。〔……〕這不是因為他們走修正主義的路走得太過而獲此報應呢？恰恰相反，日本人認為他們的修正是假的，認為他們的宣言是偽裝的。孔子對政治有句金科玉律的話，是「民無（不）信不立」；這句話再一次在日共身上獲得莊嚴的供證。	〈日共在大選中慘敗的教訓〉，《華僑日報》，1976年12月21日。收於《徐復觀雜文--看世局》，頁104。
福田首相	日本福田首相，以迅速無比的速度，全面接受日本赤衛軍劫機者的條件時，西方民主國家一致感到不安與不滿。〔……〕西德施米特和日本福田所作的對劫機事件的處理，都得到各該國上下一致的支持，所以這裡所反映的不是執政者個人的個性，而是反	〈從劫機事件看日本的民族性〉，《華僑日報》，1977年10月25日。收於《徐復觀雜文--看世局》，頁114-116。



	映出兩個民族的特性。同時，假定把此一事件，不是孤立地去看，則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的民族性是徹底堅持一種態度，以追求自己當下的利益，而不肯對未來，對相關者，擔負一點責任的民族性。	
池田末利	池田先生是老師(即徐復觀)認為「天資極高，思辨力極強，為日本有數之漢學家，且熱情豪邁，不愧為豪傑之士」。	王孝廉，〈古道照顏色--徐復觀師逝世三週年祭〉，《中國時報》，1985年4月1日、2日。收入《徐復觀文存》，頁352。
住友寬一	關於石濤生平的問題，[……]日人住友寬一氏家藏《雜畫卷》中所收藏石濤的瘦石圖，有「甲午秋九月廿又六日清湘人大滌子極」的款誌。據此，則石濤得年生應為八十五六歲。但此圖未曾過目，不知是否可靠。	〈石濤畫語錄中的「一畫」研究〉，收入《石濤之一研究》，頁13。
杉村勇造	把「一畫」說得太低，我想以日人杉村勇造的說法為代表。[……]村氏的意見，是把「一畫」認作實際作畫時所畫出的一條線索。畫出的一個線索，石濤為什麼認為有那麼大的意義呢？杉村便接著寫上一些沒有理路可尋的神秘句子。[……]這說明了另一個事實，即是在對「一畫」所作的最高與最低的解釋之間，不能建立合理的通路。	同上，頁22-23。
橋本關雪	橋本關雪因為他在上海清道人家首先看了一通，所以在他所著的《石濤》一書中，便特標明「石濤非剃髮僧」。[……]石濤於明亡後，實係剃髮僧，並非假僧之名以自飾，是不容推翻的事實。	〈石濤晚年棄僧入道的若干問題〉，收入《石濤之一研究》，頁82-83。
永原織治	日人永原織治所藏「石濤致八大山人」書中謂「文先生年逾七十[……]濟才六十四、五」，我謂其與兩人實	〈再答李葉霜先生〉，收入《石濤之一研究》，頁162-163。

	際的年差相合，所以此書札是真的。 〔……〕石濤在寫此信可以推測為六十五歲，八大山人為七十一歲，正是相差六歲。所以我說是兩人的年差相和。	
宇野精一	日本宇野精一博士，在昭和二十四年（1949）刊有《中國古典學之展開》一書，對中日有關此書（按：指《周官》）的討論，作了初步的整理，給我很多方便。	《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頁 187。
白鳥庫吉、飯島忠夫	關於屈先生（屈萬里）提出〈堯典〉中四個中星的考證問題，〔……〕屈先生說「尤以推算為戰國時代之現象的人為多」，這在日本，主張最力的是白鳥庫吉、飯島忠夫這一派，他們認為四個中星的年代為 B.C.400。（以上見白鳥庫吉的《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史的批判》，及飯島忠夫的《支那古代史與天文學》）	〈由《尚書》甘誓〉〈洪範〉諸篇的考證，看有關治學的方法和態度問題〉，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頁 126-127。
梅原末治	再談到梅原博士那篇文章，主要是討論在衛輝出土的十二件銅利器，其中兩件是「以鐵作刃」的。〔……〕梅原博士原文中並附有相當精密的照片。	同上，頁 128-129。
近重真澄、道野鶴松	屈先生提到近重真澄和道野鶴松，用化學方法分析古銅器的問題；近重博士的東洋古銅器的化學研究，及道野鶴松的確認古代支那純銅器時代的存在，及從化學上看古代支那的金屬與金屬文化等論文，我沒有看到，但我看到梅原博士對於從化學上確認支那純銅器時代的疑問一文，這是針對道野鶴松的結論，所作的批評。	同上，頁 129。
大野信三	此文係應東京明治大學教授大野信三之約，為《新生亞細亞》月刊所撰，發表於該刊之五月號，正如其編後記所說：「有的是使日本人士聽了刺耳的；但確實提到使人考慮的要點。」	〈向日本人士的評言〉，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283。

<p>伊藤仁齋</p>	<p>既以中庸名篇，而此處發而皆中節的，何以不稱之曰「庸」，而稱之曰「和」？日本伊藤仁齋，以此為《樂經》之斷簡，偶然錯入的。但此處分明係就人之自身來說，並非就音樂而言。依我的看法，此段乃緊承慎獨的工夫說下來的。</p>	<p>《中國人性論史》，頁126。</p>
-------------	---	-----------------------